

在和 Jonathan 认识之初，我俩的交流仅限英语，那时候的他中文基础还很薄弱，而我对他的母语希伯来语更是一窍不通，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听他和婆婆打电话说希伯来语只能靠看他脸上的表情去猜测他们在嘀咕什么。他若是和公公通电话，我就阳光明媚了很多，因为公公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且至今为止只说一口标准的伦敦腔。Jonathan 在英国出生，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和公公说英国话，和婆婆说希伯来语，做到了在父亲和母亲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自由切换。所以当他和公公通话的时候，好歹那颗好奇的心不会肆意奔腾了。

来到以色列之后，一开始和公公婆婆住一起，那时候公公应该是最欢迎我的，因为在饭桌上他不再寂寞，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固定地和他学英语且不会换频道了，而婆婆以及 Jonathan 的其他兄弟姐妹们虽然偶尔也会和公公用英语对几句，但是说着说着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切换到了希伯来语，然后公公就有突然被晾一边的感觉，只得一个人一口又一口喝着他的啤酒，顺便再逗逗围绕在他身边的两条狗。我的加入无疑让公公在饭桌上找到了久违的存在感。可是现在呢？饭桌上的格局正如中东的局势一样又变了，在我经过希伯来语班的培训，初步掌握了希伯来语之后，公公被“落单”了。不过大多数的时间，我还是尽量和公公保持在同一个“频道”。

和公公交流，只需用英语；和婆婆交流，则需要根据她的调频来切换，因为她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希伯来语。和 Jonathan 的交流，则根据心情在中文、英语和希伯来语三种不同语言中穿梭。有时候，我禁不住思索，到底是语言决定心情还是心情决定语言？比如说他现在学习中文的热情是愈来愈高涨，而我也在当他老婆的同时顺便兼职一下中文老师，当有人问他中文怎么样的时候，他都会有板有眼地说：“我的中文不好，因为我的老婆不教我。”——每每听到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气得七窍生烟。当他心情好而我也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希伯来语，中文或希伯来语+英文+中文的混合体。当一方心情比较严肃的时候，我们必说英文。当我们拌嘴吵架的时候，英语则被默认成为官方指定语言；唇枪舌剑的，似乎英语来得更痛快。

我家的三种语言交流，似乎只是以色列语言环境的一个缩影，我和 Jonathan 在以色列只能算低端的语言配置，那种同时能把 5 种或 5 种以上语言说得流利的大有人在。通常，你去拜访一家以色列企业的时候，会先被问到：“先生/女士，请问您是说哪种语言呢？”而不是“请问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笔者每天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单程七八公里。但凡遇到下中到大雨的天气，而能顺利、平安地骑车到家或到单位，总会有一种暗自庆幸的感觉——因为电瓶车的轮胎未被戳破。据内行者介绍，下雨天非机动车轮胎被戳破的概率比其他天气要大得多。笔者先去买新车时就问过车行老板：如若车辆在半道上发生故障，能否做到“随叫随到”？答曰：“没问题。”然而有一次我骑车在路上真的“抛锚”，打电话求救时，却被对方以“正忙着，走不开”为由婉拒了……

从2016年1月1日起，本市将不允许

直至八千年前，地球上生活着一种巨型“懒虫”——人们称之为“大地懒”的大懒兽，它们平时居住在树上，较少下树。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为4吨，相当于一辆小型卡车的重量。大地懒有小型和大型之分，小型的体重在1至1.7吨，最大的可达6吨。和一般的哺乳动物不一样，双趾大地懒有五至七节颈椎，三趾大地懒有八节或十节颈椎。若问大地懒有多懒，不妨这么来介绍：有一种大地懒懒到一周只下树一回，这一次下树也是被大便逼的——它们一周只解一次大便。有时候，下去了以后也许再也不回来了——成了猛兽求之不得的食物。有些大地懒的皮毛上长着绿色的藻类，藻类把皮毛当作温暖的家，大地懒也把藻类作为补充食料和隐蔽伪装自己的手段。

大地懒在树上主要以吃树叶维持生命，它们的消化系统作用相当慢，牙齿上没有珐琅质，对付不了较硬的草或树叶，但它们的臼齿总咀嚼面积约有10500至11100平方毫米，口腔里可同时加工更多的食料，

宋玉麟的传记《大道留真》从嘉定写起，从父亲写起，从父辈的大师们写起，宋家的家风就从这里生发出来，弥漫开来，升腾起来。家风，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土壤，是一个人的品格和气质形成的雨露阳光，毫无疑问，那个朴素无华又认真精致的家庭，那一种植根乡土又文脉深厚的成长环境，最后是一定会酝酿出“玉树临风”的。

从容淡定，是《大道留真》一以贯之的风格，无论是传主的人品，还是传者的文风，无不处处渗透出这种风格：经历风风雨雨，求真求美之心不改；穿越坎坎坷坷，积淀学养阅历无数。于是，就有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就有了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风格，就有了谦谦君子冰清玉洁的品质，就这样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人物形象站立起来了。在这里，从文字中，从画作中，我们听到了宋玉麟对我们说的话，听到了他的心声。他借着山壑，借着老树，或枝头小鸟和我们交谈，他让画笔

说起桂林，人们想到的一定是那里的山水，毕竟桂林山水甲天下嘛！这样的盛名之下，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桂林的人文历史。其实，桂林的人文历史同样深厚、辉煌。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就是卓越的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它清晰地记载了岭南距今12000年至约5000年的历史文脉，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显著

燃气助动车上路，这批人当中的大部分将更换成电瓶车，“一旦轮胎被戳破而一时找不到补胎摊点”的隐忧和尴尬怎样消除呢？笔者建议：第一，各区、街道能否与交管、物价部门及有关商家协商，适当提高修车价格，并集资，鼓励、增设一些较固定的修车摊点。第二，工商管理部门应加大对销售电瓶车商店管理、监督的力度，对已售的电瓶车做到“半道上发生故障必须及时上门维修”。第三，希望有关厂家研制成“过得硬”产品以消除骑电瓶车人的隐忧。

八千年前大地懒

陈钰鹏

而食料在体内却要迂缓一个月之久，几乎不能提供作较大运动的能量，大地懒因此也只能这么懒。虽然大自然没有为大地懒创造能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的条件，倒也赋予了它们“享受”懒惰的福气：大地懒的臂（前腿）和后腿上的爪子既长又呈弧形，可让身体在树上毫不费劲地悬挂或晃动很长时间，一旦被狩猎者射中或击中，即使死了，身体仍然不会掉下来。大部分动物皮毛的“毛路”是出现在背上的，而大地懒的“毛路”在肚皮上，这也有利于长时间待在树上，下雨了也不用担心，雨水会自然地顺着“毛路”而流走。

一种动物，如果它们只能缓慢地行动，且以食树叶为生，那么按造物主的意思，它们就不必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所以大地懒的眼睛近视得厉害。大地懒的发现是在十八

细致讲究画江南

范小青

下深藏的山中茅屋、依稀的古代老者、远泊的秋江小舟和我们靠近，走进我们的心灵，贯穿我们的气脉；于是，在每一注笔墨中，我们看到内心世界的起伏；在每一种色彩里，我们感受人类情感的缤纷，在每一笔线条下，我们体会现实世界的纠缠。花甲的丰富情感和高超技艺，无不渗透在我们平时常见的山水花鸟之中，便使得这普通的山水花鸟，变得如此的不普通、不平常，变得如此的深邃和迷离。在一张薄薄的纸上，体现出宁静且又热烈、简单且又丰满、单纯且又繁复的意韵，这意韵伴随着我们，敲打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深深地被震撼，被感动，被折服。

然而，穿过这些繁复的画面，我又看到了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讲究。

宋玉麟的山水被称为“细笔山水”，细，就是讲

再访桂林甑皮岩

钱汉东

地位。邓小平在新时期唯一视察过的史前文明遗址就是甑皮岩遗址。日前，国家文物局在桂林召开国家大遗址保护会议，我有幸应邀再次考察甑皮岩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告诉我，1965年文物普查时，人们在甑皮岩发现了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洞穴遗址。对于它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后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深入发掘，其年代——新石器时代终于得到确认。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的西南麓，这里自然环境优美，地势开阔，远望山林茂密，近观碧波荡漾，可以狩猎采果，可以捕鱼摸蟹，是非常适宜居住的天然洞穴。

甑皮岩洞口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300平方米。犹记得当年在甑

皮岩遗址发现的陶器，在陶土

世纪末，1796年，一具在今天的阿根廷卢汉发现的骨骼引起了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创始人、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的极大兴趣，他随后首次对这种被命名为大地懒的古生物作了科学的描述。在十九世纪，对大地懒的研究为古生物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观点，有的科学家认为，大地懒在摄取食物时，会坐在两条后腿上，强壮的尾巴作为身体的支托，前臂用来拉拔树叶和嫩枝。它们不仅吃植物，而且有一种明显的肉食倾向，在获取食物时还会站立起来，会用两条后腿持久地行走，在当时是地球上最大的、会行走的哺乳动物，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在于：大地懒的生活方式属于兽类还是两腿走路的方式。学术上的争鸣说明了以前的研究积累了许多知识和成就，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重大的错误。大地懒是生存斗争中典型的优胜劣汰的例子，兴许进一步的研究会带来惊人的发现。

究，就是永无止境的追求。从《大道留真》的讲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年来，

宋玉麟是以他全部身心，扑在了这一个“细”字上，使之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形成自己独有的“讲究”。无论是“无为”的创作状态，还是“空灵”的艺术表达，或是结构上的松秀，或是意境上的幽远，都能从这个“细”字里体现出来。这个细，细而不弱，细而不小，细而不碎。它是精细的，又是大气的；它是雕凿的，又是浑然天成的；它是讲究的，却没有丝毫刻板之感，这正是“细笔山水”独到之处，画家是用全部的人生积累在做“细”，是用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在做“细”，是用执着的创新创优在做“细”。

这一个“细”字之中，又充分地挥洒着江南文化特有的韵味和品质，在这里，江南文化的底蕴，江南文化的特点，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和体现，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光大。

皮岩博物馆馆长周海的陪同下，第一次走进岩洞的情景：轻轻推开铁栅栏大门，面对一块块标有出土标志的考古探方，敬畏之情顿生。现场留有多处烧火塘、灰坑和生活垃圾坑，里面堆有螺蚌壳、兽骨和家猪残骨。先民们生活中使用的器具相当丰富，如石器有磨光石斧、石镑、石矛、石刀等；骨器有骨镞、骨鱼叉等；蚌器有蚌铲、蚌刀、蚌勺等。其中有些器具制作相当精良，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

下，甑皮岩先民居然能挖钻出米粒大小的骨针眼，其工艺技术和制作水平之精湛令人啧啧称奇，从中可见甑皮岩先民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力。

甑皮岩遗址还出土了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标志。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瓷，是斯洛文尼亚的经过火烧的泥土，年代为距今26000年。在我国出土的众多早期陶器中，甑皮岩遗址发现的陶器，在陶土

配制、成形方法、器表纹饰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其陶质粗松，厚薄不匀。至今我们在先民烧造陶器的坑里，还能见到大量的陶器残片，这些陶器残片主要有夹砂红陶和灰陶两大类，其中罐类居多，罐是先民用来取水或保存食物的生活实用器。从现场遗留的陶器看，大部分采用泥片贴筑法制坯，然后用露天堆烧法烧造。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器上逐渐出现了花样繁多的刻画纹、戳印纹、水波纹、曲折纹等，器形也有了变化，产生了陶罐、陶釜、陶钵、陶制圈足盘、陶豆和三足器等不同形状的器皿。这些陶器也许可以代表中华史前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从中可见桂林陶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甑

我的老家在赣鄂皖交界的长江之中的一个小洲之上，平时交通不便，难得回去一次。我在厨房帮忙母亲做饭，母亲笑盈盈地问，“想吃点啥呢？”“锅巴粥吧”，我不假思索地说。“一年到头在外头，不包吃不穿穿的，我就惦记着家里香喷喷的锅巴粥呢”。虽然外面有专门做锅巴粥的店，但却没有家里的香，没有母亲做的那个味道。”我说。

母亲在灶里架上柴火，不一会就闻到饭香了，把米汤滤干，用铲子将饭聚拢，周围洒上些许的水。水量要恰到好处，少了锅巴易烧焦，多了就成不了锅巴，然后在热气腾腾的饭上面，用筷子戳几圈透气孔，利于水分的散发，饭干得快。同时要在灶里烧一把火，火不能太旺，也不能过小。火大了，锅巴也易烧焦。火小了，锅巴不脆。慢慢地就可以听到水炸开的噼啪声，慢慢就可以闻到锅巴的香味了。等到上面的饭干了，赶紧铲起来，锅底就是金黄的锅巴了。



你以为这是我的莫名癖好？你以为这是我排遣无聊的下意识行为？你以为……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小习惯而已，边读书边往里夹张剪刊、剪报，或者照片，或者小字条……眉批？有时候也会呀。

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那我也没法子了。要说得正式一点？那也可以说，我在与后人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你刨根问底倒勾起我幼时的回忆了。我偶遇过先辈遗留在书中的片纸只字，有些曾引发过我强烈的好奇和无边遐思。举例？可以。我曾揣想，为什么在这本书的这两页间，我的某位先辈要夹这一张照片？客居异邦乡愁之流露？照片上是梅树下竹篱前几位女眷的踏雪合影。还有张纸条上是没头没脑的一行字，蓝黑墨水字迹已很淡：“生活鞭子把三弟折磨得如此消瘦”。谁写的？三弟是谁……唉，求解根本无望！

我的后人读书时不是会与我一样吗？我应该主动出些题目的，趣味题。与书中内容相呼应的纸片都有解，解在脑筋体操之后。有思索，有收获，纸片将是他们视野的延伸，将是他们想象湖边的小舢板。

周修荣
半张结婚照
(三字考试用语)
昨日谜面：迫在眉睫(病征)
谜底：眼压高

皮岩先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单纯煮食用具到贮存食物器具，先民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他们正一步步迈向文明社会。

“桂林历史之根，中华文明之源”，我应邀为遗址公园题写的这12个字，表达了我对甑皮岩文化遗址的敬重。桂林文化不让桂林山水，两者相依相容相存，才能展现桂林的整体风貌。



老家的锅巴粥

李训刚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心急，火烧得太大了，锅里有一种焦糊的味道，母亲赶紧在锅四周洒些香油，结果锅巴不但没烧焦，反而更加焦黄可口了。从小就爱吃母亲做饭时锅底大块金黄香酥的锅巴，比饭店里的“一声雷”好吃多了。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满口留香。要是倒入米汤，再加一把旺火，烧开后的锅巴粥更是香气扑鼻，惹人垂涎欲滴。

晚上胃口出奇得好，吃完两碗饭后，还盛上满满一碗香气袭人的锅巴粥，吃得身上暖融融的，胃舒坦坦的。一向挑食的小孩，也嚷着要吃锅巴粥。看着他吃得香喷喷的样子，我仿佛见到了童年的自己。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老惦记着家里的锅巴粥，原来是可以解乡愁的呀。

